

心香一瓣

1972年端午节，寨子里最忙碌的是接生的黄阿婆，一大早就被上屋的魏家接了去，魏家婆姨生产不顺利，折腾了一早上，大胖小子刚落地，黄阿婆端起醪糟还没喝。下屋的刘家男人就匆匆赶来，刘家婆姨是头胎，正疼得满炕打滚，男人着急黄阿婆的小脚挪动慢，干脆背起黄阿婆往下屋跑。

许是两个相好的婆姨早商量好的，魏家的小子起名端武，刘家的女娃起名端阳。

刘家婆姨奶水少，端阳经常饿得哇哇叫，只好把端阳抱到上屋去，魏家婆姨赶忙放下正吃奶的端武，接过端阳，女娃儿一嘬到奶头就不肯丢嘴，贪婪地吮吸着，这边端阳刚止了哭声，炕上的端武又嚎叫起来……

刘家男人在煤矿上班，家境稍好，矿上常发些洗衣粉、香皂等稀罕物，刘家婆姨就叫端阳送到上屋来，逢年过节还会把“亲戚家孩子穿不上的衣服”送给端武穿。魏家婆姨手巧，纺线织布做针线是一把好手，刘家有拆洗缝补的大活计，只要端阳在门口一喊“娘娘”，魏

家婆姨就喜眉笑脸地从织布机上下来，前边抱端阳后面背端武赶下屋来搭手。两个婆姨也是一台戏，屋里唠得热火，院子里的端武端阳一会好得嘻嘻哈哈一会又恼得相互不理。

时光的小船摇起来也快，一晃端武和端阳都上学了。魏家农活忙，放学了两个孩子都去下屋吃饭，刘家婆姨从柜子里拿出两个苹果，端武平时难得吃一次苹果，狼吞虎咽就吃完了，又看着端阳吃，端阳瞅着端武的馋样，就把苹果递过来：“让你咬一小口！”端武接过来咬了一大口，端阳看着缺了一大豁的苹果，嚅嚅嗝嗝地哭着找娘告状……

刘家婆姨有时去矿上，就把孩子搁上屋，魏家婆姨把缸底仅剩的白面舀出来给端阳擀白面条，自己和端午擀黑豆杂面吃。两个孩子坐门前的石头上，端阳想尝尝黑面条，可端武说娘不让，端阳执拗着非要吃一口，这一幕正好让出门喂猪的魏家婆姨看到了，拿起搓笼食的棍子撵得端武满村巷跑。

去镇街上初中后，端阳和端武分到不同班级，十几岁的小丫头出脱得像个

洋娃娃，许是太惹眼，班上一个叫小飞的捣蛋鬼总爱捉弄她，不是逮知了放进端阳的文具盒里，就是把语文书扔到墙角的垃圾桶，放学后端武把小飞堵在教室里警告了一次，小飞收敛了一段时间，可没多久又故态复萌，后来有次居然把一只蛤蟆放进端阳的书包里，忍无可忍的端武拿根木棒把小飞狠狠教训了一顿，小飞的住院费用是端阳爹从煤矿赶回来付的，随后也把端阳转去矿务局子弟学校读书，一年后端阳考取了省卫校。

本来是约好了一起考省卫校的，可端武因为背负处分，最终审查没过关。端武辍学后，端阳就在卫校对面的摩托车培训技校给端武报了名，半年后镇街上开了家“武阳摩托车修理部”，因为技术过硬，配件价格合理，人又活泛，渐渐地武阳修理部的生意红火起来……每隔两三个月，端武就要把店铺交给徒弟打理两天，抽空去省城看望端阳。那天端武从省城回来，吃饭时心情好就喝了点小酒，刚到店里，斜对面摩托车修理部的几个小伙子又过来了，或许是挤兑

了人家的生意，这几个小伙子隔三差五就要来找一番事，每次端武都是一忍再忍，可这次没说几句，酒就上了头，双方打了起来……

端阳是某个周末兴冲冲地赶回来的，她想要给端武一个惊喜，可“武阳摩托车修理部”的门关着，随后房东的一席话顿时让武阳眼前一黑。那次酒后打架端武致对方轻伤，被羁押在县看守所。

两年后，已经在镇卫生院上班的武阳开车去接出狱的端武。端武拘谨地坐在车后排，眼帘低垂。

端阳从后视镜偷瞄着端武：“明天你就把修理部重新开张，上次给你说过，这两年的房租我一直续交着。”

“嗯”
“我想好了，以后有娃了就叫端正，你觉得这名字好不好？”
“啊……叫啥？”
“叫，魏-端-正！”
三年后就有了我这个“小粽子”，奶奶和外婆都喜欢“小粽子、小粽子”唤我，我的大名叫魏端正。



人欢鱼跃

吴蒙棟 摄

·凡尘一瞥

下 棋

王维钢

小区的凉亭里有几个老人在下棋，其中一个便是老张。大家都愿意找老张下棋，因为他输多胜少，是这小区出了名的“臭棋篓子”，跟他下棋大家都特别有成就感。老张每天必来凉亭报到，输了棋也从不发牢骚，还乐呵呵的。

老张刚退休的时候，心态可没现在这样好。那时，老张天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，特别是去年老伴去世后，他更是整天不出门，时常看着天花板发呆，不时还念叨着：要是我脾气没这么坏，我们是不是就能多过几天舒心日子？住在外地的儿子担心父亲，要把他接到身边。

来到儿子家，老张只新奇了两天半。人生地疏的，他只能在屋里待着。这天早上，老张打开窗，看到楼下有几个老人在下棋。老张年轻时就爱下棋，下棋只为求胜，因为脾气火爆

·人生百味

沿着儒林大道向南步行，多远就看见龙侠在向我招手。

拳对拳，互相塞了对方一拳，张开双臂，做了个夸张的拥抱。我们相互打量，多年未见，岁月爬上脸庞钻进了肚子，撑得肚皮都挺了起来。

“就等你一人了。”龙侠说。我扶了扶眼镜瞅了一眼酒店的招牌：“‘光头龙虾’，同你的发型真是绝配。”他的头没有一丝头发，在夜晚的霓虹灯下熠熠发亮。他挠挠光头哂笑：“今晚请你们吃家乡特色菜。”

家乡的特色菜，无疑就是小龙虾了。多年前，这个地方还是农村，河沟遍布。穿开裆裤的我们喜欢钓龙虾，说是喜欢，其实是为了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。刚开始，父母们怕我们有危险，不同意我们去钓龙虾，后来，每家餐桌上渐渐多了点龙虾的味道，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那时，龙虾只有两种做法，要么青椒或者洋葱爆炒虾尾，要么大小龙虾一锅炖。那味道辣辣的，麻麻的，香香的。龙侠个子最矮也最瘦，去钓虾我们都不想叫他，他就偷偷眼来。我们拿张牙舞爪的龙虾吓他，他东躲西藏，活像一只受惊的小龙虾。我们

·岁月留痕

梅花开了六朵

耿艳菊

夜已经很深了。手机突然响起，是六叔打来的电话。

老梅树开花了，开了六朵！六朵啊，哈哈。却是祖母的声音，洪亮有力，每一个音调里都是喜悦和激动。

原来是老梅树开花了，悬着的心放下来。深夜亲人的电话总让人莫名紧张。

祖母喜欢梅花，自我记事起，那棵梅树就长在她的窗前。祖母有六个孙女，我们六个女孩子小时候总受到祖母的院子里玩。在我们眼里，祖母讲究，干净，散发着淡淡的薄荷香，喜欢养花，会做鲜花糕点，会给我们扎好看的辫子。

我们簇簇拥拥围着祖母，邻人看到了，都说祖母好福气，这六朵花长大了，祖母享不尽的福呢。

事实上，我们六姐妹长大后，没有一个人留在小镇陪伴祖母，一个个走得远远的，似乎大家总有忙不完的事，一年两年见不上一面也是常事。

祖母最疼的是小堂妹喜梅，她是六叔的女儿。六叔在镇上开一个小饭馆，既是老板，又是大厨，又是伙计，忙得脚不点地，没工夫管喜梅。喜梅就一直跟着祖母生活，像祖母的影子一样，祖母走到哪儿，她跟到哪儿。

喜梅不喜读书，高中没读完，就离开了小镇到很远的城市打工。后来，她在那个城市找了对象，要远嫁他乡。六叔坚决不同意，六叔希望她能嫁到镇上，还托人在镇上给她找了一份体面又清闲的工作。六叔只有喜梅一个孩子，早年 and 六婶离婚后，就一直没再成家。

六叔以断绝父女关系相威胁也没有动摇喜梅远嫁的心意。六叔脾气犟，喜梅脾气更犟。祖母为难，看着父女俩闹得结局不可收拾，就悄悄做了主，同意喜梅的婚事。起初是闹得很僵的，喜梅和新女婿千里迢迢，带着大兜小兜的礼品，乘火车换汽车来小镇走亲

·五彩地絮语

散步与人生

叶荣荣

夕阳夕下，晚饭过后，就到了散步的时间。

父亲喜爱散步，我们兄弟俩也爱跟着，跟母亲一声招呼，就出发了。走出小巷，走过田埂。一路上，我们蹦蹦跳跳，不肯老实地走路。父亲就轻声呵斥，指给我们看黄昏的绚美景色。夕照、晚霞，青山，溪流，炊烟，房舍忽地就扑进眼帘，让我们安静下来。晴好的天气，立在桥上，能看见“长河落日圆”的壮美。父亲反叉着腰，眯起眼向落日眺望，神情专注。他总是在想着什么，挺着身子，稳稳地迈步。

那时的父亲肩负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，经常在深夜，车间的生产出现了异常，他披上衣服急冲冲地就往厂里赶，有一回走得太急，右肩撞上一棵树落下了病根，很长一段时间总是隐隐作痛。从厂里回来，天都快亮了，才疲惫地和衣倒下。那时父母工资都不高，外婆跟着我们生活，经济就有些拮据，还没到月底，家里就会周转不开，在外借上一点。下月初领了工资，先把借的钱还掉，快到月底又不够了，再借。周而复始，那段日子就是靠“借”过来的。

父亲性情暴躁，心烦时常常发怒。散步时却能心平气和，还会说些笑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是散步舒缓了压力，平添了乐趣，父亲沉醉其中。若是遇到雨天不能走了，便流露出焦躁，心情也低沉下来。

离家工作后，我经常和同事散步，

都是单身，性情又相投，正好结伴。边走边聊，工作上的动态，生活中的趣闻，感情上的困惑，无所顾忌。我们分享着彼此的喜乐怒哀。高兴时，一起开怀，落寞时，互相宽慰。生活被我们熬成了一锅小米粥，尝出了甜甜的滋味。那段时光，散步是工作之余最开心的事。

更多的时候，是独自散步。我终于体会了父亲当年的心境，愁结和焦虑曾经如影随形，一度让我失去了生活的乐趣。我像父亲一样走得很慢，也在想着什么。最喜欢去江边，夜幕降临，江水恬静下来。江的宽广，江的深邃，江的迷离，让我沉醉流连。霓虹和流星撒落在江面，闪动五彩的波光。“扑通”，一条鱼扑腾出水面，打碎了江的平静，一圈圈涟漪荡开来，轻柔地抚摸着河堤。杨柳拂面，清风徐徐，静看江水的流逝。走得久了，身心都融入迷蒙的江水之中，什么都被掏空了，心里渐渐透出光来，气定神清。

父亲老了，一次站立不稳，摔下了水塘。医生诊断是轻度脑梗，嘱咐适当运动，有助恢复。我递给父亲一根拐杖，搀扶起他在夕阳下散步。我陪着他在石墩上坐下，看夕阳西沉，河山落晖。父亲屏息凝神，有一束余晖在他的眼里，跳跃闪烁。

我跟父亲说起小时候带我们散步的事。

“散步能看见生活的样子，也能找到人生的态度。”我哑哑着这句话，有滋有味。

·往事随想

记忆深处的老日历

晓 夏

爱人拿回来一本日历，有一本杂志那么大，厚厚的 365 页，大红色的封面和封底，装帧精美。打开一看，居然是一天一首古诗词。每一页都设计得颇具美感，从先秦到清代，有点评，有感悟，今人的笔触同样优美，简直就是生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，真是赏心悦目。有了 365 首古诗词朝暮相伴，一定会让每一个凡俗的日子充满诗意。

爱人知道我喜欢这种厚厚的老日历，我自己是什么时候喜欢上的？我想应该和小时候有关。

小时候还没有双休日，父母只在礼拜天休息，赶上工作忙，这一天都不能休息了，所以一到“绿色”的星期六，我就问爸妈：明天上班吗？如果不上，我和弟妹就欢呼雀跃。

那时候真是贪玩，天天盼着星期天，每天早晨起来第一道功课，就去撕日历，又是新的一天，离星期天又近了一步，暗自开心。可笑的是妹妹，恨不得一下子到星期天，到了礼拜五晚上就撕日历，露出绿色的星期六，美滋滋地说再上一天就休息啦。

每年寒暑假，因为父母要上班，我们仨便无人照顾，就要到爷爷奶奶家里去度过假期。爷爷奶奶家的日历本是不撕的，翻上去用橡皮筋或者铁夹子夹住。爷爷神情专注，翻起一张来过去，再用手抚摸一下新的这一天，像重复一个神圣的仪式般充满敬畏。

爷爷有文化，经常把我们叫到身边，讲故事，读诗词，那本日历也被爷爷拿来当读本讲给我们听。雨水、惊蛰、清明、秋分、霜降、小雪……元旦、春节、元宵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……爷爷耐心地盘点节令习俗，讲述原味人文传统，知识与趣味相辅相成，无意之中为我们营造的“古典时光”，真是十分美好，至今难忘。

我想从那时候起，我的心里就种下了传统文化的种子吧，长大后它开枝散叶，至今仍然是我的心头好。

值得一提的是那本日历，爷爷还拿来当记事本用，也可以说当做日记本了。全家人的生日标注上，计划里怕忘记的事情记录上，欣喜、遗憾、感慨、难过，种种情绪都被爷爷看似随意地用铅笔，记录在当天日历的背面，有时候寥寥几字，有时候“万语千言”。

我记得邻居陈爷爷搬走那天，爷爷心情很不好，相处二十几年的老邻居，再见面就难了。当天的日历上，爷爷写满了字迹，满是留恋之情。

童年时代日历给我留下的记忆如此深刻，深刻到如今稍稍一碰，记忆就鲜活起来，感叹光阴流逝中并没有将往昔磨得泛黄。

当下的日子，每天如飞逝，来不及思考、来不及遗憾。一本老日历在手，每天翻一页，日子就有了别样的感觉，记忆也就穿成了一串儿排列有序、“珠圆玉润”的项链。